

东野圭吾

# 宿命

ゆ

め

い

南海出版公司

〔日〕东野圭吾 著  
张智渊 译

# 宿命

し ゆ く め 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宿命/[日]东野圭吾著;张智渊译.-2版.-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4.7

ISBN 978-7-5442-6815-8

I. ①宿… II. ①东…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587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108

Shukumei

© Keigo Higashino 1993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 宿命

[日]东野圭吾 著

张智渊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2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15-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目录

◎ シュクメイ ◎

楔子	1
第一章 绳	7
第二章 箭	43
第三章 重逢	79
第四章 吻合	127
第五章 唆使	155
第六章 破案	195
尾声	233

## 楔 子

勇作上小学前一年的秋天，红砖医院的早苗去世了。告诉他这件事的，是隔壁亲切的阿姨。

红砖医院是附近小孩子的叫法。那是一所红砖建造的大医院，位于一条通往山手的缓坡的坡顶。建筑物的四周种植着山毛榉和柞树，从围墙外看来，宛如一座西洋式城堡。或许是经营者胸怀宽广，就算不是来医院看病的人也可以自由出入，所以勇作经常跟着附近比他年长的孩子到这里抓虫、摘栗子。

早苗总是在医院宽敞的院落内散步，白色三角头巾和白色围裙是她的特征。早苗肤色白皙，长得像个洋娃娃，看不出岁数。勇作总叫她“姐姐”，但她的实际年龄可能足以当他母亲。

她总是从远方望着勇作他们嬉戏的模样。炎炎夏日，她也曾带来装着麦茶的水壶。她的围裙口袋中总是装着糖果，只要孩子们开口讨要，她就会高兴地拿出来分给大家。没有孩子知道为什么早苗

会待在红砖医院里，或许那不是值得在意的事情，她本人也从未提起。

只不过勇作他们也知道，她和一般的大人不一样。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她的用字遣词异于常人。她会用小女孩般的语调说话，而且不光是对孩子们，连对来这里看病的人也是一样。如此一来，和她讲话的人都会一脸惊愕地立刻远远躲开。她经常拿着一个小玩偶，也让人觉得她怪异。勇作好几次听到她把小玩偶当成小孩，对它说话。

“姐姐好像有点问题，”有一天，某个较年长的孩子指着自己的头对勇作他们说，“所以她才会待在这里，为了让医生治好她。”

这句话让勇作感到震撼，他从未想过早苗病了。

这个谣言流传开后，孩子们便不大到医院的院子玩了，似乎是听了谣言的父母不准孩子接近她。

然而，勇作还是经常一个人来。每次只要一去医院，早苗便会走过来问他：“大家呢？”听到勇作回答“他们有事不能来”，她便会说：“好寂寞哦。”

勇作最喜欢爬树。当他在爬树的时候，早苗就会拔拔草、浇浇花；等他玩累了休息时，早苗就会变戏法一般拿出西瓜来。

每当和她在一起，勇作就觉得心情非常平静。她经常唱歌，对勇作而言，听她唱歌也是一种乐趣。她唱的不是日文歌，而是外国歌曲。勇作曾问她：“那是什么歌呢？”她却回答：“不知道。”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那年夏天。

那年秋天，早苗去世了。

听闻噩耗的那天傍晚，勇作独自前往红砖医院。他在叶子开始泛红的树下寻找早苗的身影，却看不到原先总会待在那里的她。勇作蹲在那年夏天爬过的树下，哭了很久。

勇作的父亲兴司是警察，但他从未见过父亲身穿制服的模样。兴司总是穿着茶色衣服，和一般人的父亲一样出门上班。

兴司似乎在调查早苗的死因，经常带着年轻的男子回家，长谈至深夜。勇作在一旁听，才知道早苗果然是医院的病人，她是从医院的窗户掉下去摔死的。然而，他不清楚父亲他们究竟想调查什么。

早苗的死也成了孩子们的话题。他们一起来到医院附近时，有人把那扇窗指给了勇作。他抬头仰望，想象她摔下来的模样，只觉得胸口发闷，吞了好几次口水。然而，早苗的死只让孩子们谈论了一个星期左右。他们的注意力被其他有趣的事情吸引后，此事再无人提及。不过，勇作仍像以前一样独自到医院去，眺望她摔下来的窗户。

兴司似乎仍在调查早苗的死因，连续数日晚归，有时甚至不回家。隔壁的阿姨会来家里照料勇作的饮食，大概是兴司打电话拜托的。

又过了约一个星期，兴司的上司来了，一个肥胖的光头男人，看起来比兴司还年轻。但通过两人迥异的用字遣词，就连小小年纪的勇作也能察觉，父亲是这人的属下。

他好像是为了什么事情想来说服兴司。隔着拉门，勇作听见他软硬兼施地讲个不停。兴司却似乎在顽强地反对。不久，肥胖的上司变得十分不悦，抽动着脸颊离去，兴司也很不高兴。

过了几天，家里又来了客人。这次是一个穿戴整齐的男子，不像那个上司那么嚣张跋扈，打招呼也很客气。兴司和那个男子谈了很久。其间，勇作被寄放在邻居家。

谈完后，兴司来接勇作。他们走出大门时，那名绅士正要离去。他发现了勇作，定定地盯着他的脸，说道：“你要乖乖听爸爸的话啊。”说完，摸了摸勇作的头。他的眼珠呈淡咖啡色，眼神很柔和。

那天之后，兴司恢复了原本的生活状态，不再晚归，电话中也不再提到早苗。

后来，他带勇作去扫墓，那是墓园中最气派的一座坟墓。勇作双手合十拜完后，问道：“这是谁的墓啊？”兴司微笑着回答：“早苗小姐的。”

勇作吃了一惊，又端详墓碑一番，再度合掌。

勇作对早苗死亡的内情终究一无所知。事隔多年之后，他才稍有了解。

快上小学了，勇作去了一趟好久没去的红砖医院。他倒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只是信步而至。

医院的停车场里停着一辆大型黑色轿车。经过时，他伸长脖子往车内望去，只见身穿藏青色衣服的司机以双臂为枕，正在打盹。

勇作离开车子，步入树林。漫步林间的他想起了早苗用竹扫帚扫落叶的声音、牛奶糖的甜味，还有她的歌声。勇作捡起一颗掉在地上的栗子，抹掉泥土，放进短裤的口袋。那是一颗又圆又大的栗子，只要插上火柴棒，就成了一个上等的陀螺。是早苗教他这么做的。他抬起头，正要走开，看到正前方站着一个人，随即停下脚步。

那是个和勇作年纪相仿的男孩。他穿红色毛衣，围灰色围巾，白袜长及膝盖下方。勇作身边没有一个小孩打扮得这么漂亮。

两人一语不发，对视良久，或者该说互瞪更为恰当，至少勇作对这个陌生人全无好感。

忽地从某处传来女人的声音。勇作循声望去，一名身穿和服的女人在刚才那辆轿车旁挥手。和勇作互瞪的男孩朝女人走去，那似乎是他母亲。

勇作以树为掩护，试着接近他们。女人发现了他。“你的朋友吗？”她问男孩。男孩看也不看勇作一眼，摇头。

不久，司机下车打开后车门。女人和男孩先后上车后，司机以恰到好处的力道关上车门。

引擎发动的同时，勇作从树后走出。黑色轿车排出淡灰色的烟，在勇作的注视下缓缓离去。车即将驶出大门时，勇作发现那个男孩回头看他。那画面就像一张照片，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中。



## 第一章 绳

### 1

美佐子看着从病房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想，这种日子的天气偏偏特别好。光线经由白色墙壁反射，将室内映照得更加明亮，但这明亮却同病房里的气氛格格不入。

瓜生直明躺在病床上的身影，令美佐子联想到挂在肉铺前、羽毛被拔得精光的鸡。几年前她嫁进来的时候，公公还颇为富态。而当他说身体违和，入院接受手术之后，身上的肉就像被削掉一般，日渐消瘦。他罹患了食道癌。虽然没有告诉他事实，但他似乎早已自知。

“老伴。”亚耶子蹲在病床旁，握着直明细纹密布的手呼唤他。

不知是不是听到了她的声音，直明的脖子微微一动。弘昌见状便叫了一声“爸”，向前跨出一步，妹妹园子也立刻趋身向前。

直明嘴巴微张，亚耶子马上将耳朵凑上。“咦？你说什么？”尔后她看着美佐子的方向：“他在叫晃彦。”

于是美佐子和亚耶子交换位置，坐在病床旁，然后在面无表情的老人耳畔说道：“爸，我是美佐子。您要我对晃彦转达什么吗？”

美佐子无法确定自己的声音是否能够传到直明耳中。就算他听得见，也没人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知道美佐子是谁。然而，几秒钟后，他再度开口了。美佐子全神贯注，极力想听清楚他发出的微弱声音。

“晃彦……”接着他气若游丝地说了几句话，在场的人当中数美佐子听得最清楚。虽然是平凡无奇的字眼，但作为父亲留给儿子的遗言，其内容让美佐子感到意外。

“美佐子，你公公说什么？”亚耶子问道。

美佐子还没来得及回答，园子突然叫道：“爸爸！”只见直明宛如睡着般闭上了眼睛，亚耶子和弘昌也凑过来。

“老伴，你睁开眼啊！”亚耶子隔着毛毯摇晃丈夫，他却全无反应，只有纤弱的脖子无力地左右摇晃。

“他走了。”为他把脉的医生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隔了一会儿，亚耶子开始号啕大哭，园子也哭了起来。

美佐子感到眼眶发热，视线随即模糊了，而直明灰色的脸庞也变得扭曲。几年前两人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鲜明地浮现于脑海。

你真是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啊！——婚事已成定局时，美佐子的朋友都这么对她说。那是距今五年又十个月前的事了。

美佐子旧姓江岛，娘家不算贫穷，但也绝对称不上富裕。美佐子既非容貌特别出众，也没有什么特长。

进入 UR 电产股份有限公司，使得她和瓜生家攀上了关系。UR 电产是日本屈指可数的电机生产厂商，在全国拥有六座工厂，其中

四座在本县，可说是这一带规模最大的企业。她隶属于这家公司的人事部，负责人事业务。人事部员工并非待在人事部的办公室内，而是被派遣到各处，有人在生产现场，也有人在公关部门。

美佐子收到的人事命令上写着“董事室特别秘书”，这意味着由她打点董事身边的大小事宜。同期进公司的人当中，只有她得到这份工作。

“江岛小姐，你真是太厉害了，这可是万中选一的呢！”人事部的资深员工有些亢奋地告诉她。原来，新人被分派到董事室是非常罕见的。

她的位子在专任董事的办公室里。第一天上班的早上，人事部主任为美佐子引见，专任董事还特别从椅子上起身，笑容可掬地说道：“我等你好久了，请多指教。”

“请您多多指教。”美佐子也紧张地鞠躬致意。

这就是她与瓜生直明初次见面时的情景。

直明身材不高，恰到好处的赘肉显示出威严，眼睛和嘴巴微微聚拢在国字脸正中央，昭示出良好的出身和沉稳的个性。

实际上，他在之前的工作生涯中一直是一名超级精英。他的父亲瓜生和晃在昭和时代初期成立精细零件制造公司，此后将事业领域扩大至电气制品。那正是今日 UR 电产的前身。所以，他当时的头衔虽然是专任董事，但已确定将接任社长。

和直明独处并不如当初想象般令人喘不过气。一起工作时，他总是设身处地多方为美佐子着想。他语气温柔，话题也很丰富。她曾听在其他专任董事或常任董事手下做事的资深员工说，有些董事令人很有压迫感，直明却完全不会给人那种感觉。

进公司约一年后，美佐子接受了直明共进晚餐的邀约。刚听到时，

她很犹豫，直明见状微笑道：“你不用担心，我没有不良意图。我一个朋友的法国餐厅今天开张，我想去捧个场，我太太和儿子也会来。你平常帮了我很多忙，我想借此机会好好请你吃顿饭。”接着，他拿出那家店的宣传单。美佐子听到他家人会来，又犹豫了。不过，这次不是担心直明心怀不轨，而是害怕身处家世背景迥然不同的人当中，或许会觉得自己的境况很悲惨。然而，美佐子最终还是答应了。她想，太过强硬的拒绝可能不太礼貌。

于是，那晚美佐子见到了直明的妻子亚耶子和长子晃彦。

亚耶子年轻貌美，凤眼和尖细的下巴给人些许冷酷的印象。她三十来岁，但具有弹性的肌肤令她如二十许人，尽管她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就读小学的孩子。晃彦为直明前妻所生，当时二十五岁，身材高大健壮，脸庞较小，铜铃般的眼睛配上单眼皮，炯炯有神。直明介绍美佐子时，晃彦一直盯着她的脸，令她喘不过气，只好低下头。

菜肴上桌之后，众人一面动着刀叉，一面交谈。

美佐子没想到晃彦居然还留在大学的医学院里作研究。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晃彦一定会像直明继承第一任社长的位子一样，也在UR电产任职。

直明用轻松的语调说道：“这家伙从来不听父母的话，所以选了一个和我的工作最不搭的职业，不过，倒是好过那些仰赖父母荫庇的男人。”

“能够就读统和医科大学，真是太了不起了！”美佐子发自内心地叹道。别说是县内，附近的几个县也公认这所大学是最高学府。

听到她的夸赞，晃彦问道：“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什么？”美佐子反问。

“医生和企业家，也就是我这种人和我父亲这种人，你会选哪

一种？”

“这个……”美佐子顿时语塞。如果这是个轻松的玩笑，她总有办法答得出来。可晃彦的语调中却带有一种特别的认真意味。她两手拿着刀叉，无言以对。

“你别乱问人家莫名其妙的问题，会造成江岛小姐的困扰。”直明含笑道。

亚耶子接着应和：“我倒是哪种都好，反正两种都很棒嘛。”

直明听了一笑，美佐子也舒缓了嘴角的线条。僵局被亚耶子巧妙地化解开来，晃彦也不再追问。但就在话题转变之前，他加了一句：“那么，我改天再问。”

“好的。”美佐子也面露笑容。

美佐子着实没想到他说的“改天”竟然会真的来临，她以为那一定是句客套话。然而，晃彦四天后却真的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她。

“你喜欢听音乐还是看比赛？”

报上姓名后，晃彦冷不防地发问，美佐子措手不及。

“咦？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是问你有什么兴趣，喜欢什么活动。既然要约你，去你喜欢的地方应该比较有趣。”

“啊……”美佐子这才发现晃彦在约自己。她心跳加速，自己也知道脸红了。她往直明的方向偷看一眼，他正在位子上看资料。

“我跟父亲说过了，说我改天会约你。”晃彦仿佛看穿了她内心的动摇，“所以你不用客气。明晚有空吧？”

“嗯。”她犹豫了一下，答道。

“那么，再次请问，你喜欢什么？”

“啊，什么都好。”

直明就在身边，美佐子不禁压低了音量。

晃彦稍作停顿后说：“那么就去看音乐剧吧，那样之后吃饭的时候也有话题。请你六点在-company前面等，我去接你。”

“啊，好……我知道了。”

放下话筒，美佐子依然心情激动。她看了直明一眼，直明似乎没发现她表情有异。

次日晚上，美佐子和晃彦并肩而坐欣赏音乐剧，接着一起用餐。晃彦和直明说话的方式不同，但都颇善言谈。他会从一个话题像树枝般向外延伸，将一件小事讲得精彩万分。无论话题朝哪个方向发展，他都能展现广博的知识，给人不同于一般富家子弟的印象。

晃彦不光自己口若悬河，也很擅长让美佐子畅所欲言。美佐子平常言语不多，但在他面前，觉得自己好像都变得很健谈了。

晃彦详细地询问她孩提时代和家人的事情，关于她的健康情形更是问得深入。美佐子边说“我没别的长处，就是身体非常健康”，边想，医生果然会对这方面感兴趣。

饭后，晃彦送美佐子回家。她婉言推辞，晃彦却说：“父亲吩咐我一定要送你回家。”

原来直明也知道今晚的事。

在开车送美佐子回家的路上，晃彦对她说道：“医生和企业站在敌对的立场。”

他的口气斩钉截铁，美佐子察觉这是几天前的话题的延续。

“企业对人的身体不感兴趣，无视人体健康，日益追求发展。结果医生就得拼命帮企业擦屁股，这就像是一根根地重新种植被推土机摧残的幼苗。”

“我懂。”美佐子说，“所以你想当医生？”

“是。”晃彦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但比起推土机，最可怕的还是农药。它不但会改变地貌，还会改变地质。有些地区是不管拥有多么强大的权势和财力都不该染指的。”

美佐子不懂他话中的含义，无法作答。他似乎也不期待美佐子有所响应。

就这样，美佐子和晃彦的第一次约会结束了。

此后，晃彦每隔一个月左右就会约美佐子。有时一起看电影或舞台剧，有时则是单纯地用餐。

如此交往约一年后，晃彦向她求婚了。在他们常去的咖啡店里，他用像是邀她打网球的口气说道：“对了，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美佐子倒不是没料到晃彦会求婚，只是全然无法将此事当作现实来思考。他们的门第太悬殊了！虽说晃彦选择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但依旧改变不了他是瓜生家的继承人这一事实。他和经济状况与家世都低于一般水平的美佐子无论如何都不般配，所以她始终认为，就算继续交往下去，两人之间的关系总有一天也会无疾而终。

因此，晃彦的求婚让美佐子心生迷惘。“请给我时间考虑。”说完她就和他分开，各自回家。但结婚不是儿戏，并非只要有时间就能决定的事。

若从客观角度来看，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姻缘了。然而，美佐子却感到不知所措，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她对晃彦的感情绝对称不上爱情。当然，她不讨厌他，甚至尊敬他，却从未因为和他在一起而没来由地雀跃不已，也从未不发一语便能心灵相通。这种心心相印的感觉不正是婚姻中最重要的部分吗？

美佐子曾深爱过一个人。当时她还是高中生，或许是因为心智尚未成熟，那种刻骨铭心的感情她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历。